■工友情怀

材料员何德英的最后一岗

□王艺霏 文/图

1月底的北京，寒风刺骨。何德英把棉袄拢了拢，围巾往上拉到眼睛下，又弯身去数钢管。

何德英是中建三局三公司大兴旭辉项目的材料负责人，今晚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夜班，明天她就退休了。项目已近收尾，今天要分别清退甲指分包和租赁站的周转架料，从下午5点开始，她和徒弟小戴连续清点了几个小时，运走了5车架料。

“何师傅,你徒弟已经清点过了，您还信不过他呀？天气这么冷,您就回办公室休息下吧。”工作交往多了，租赁站的小王和何德英师徒熟悉了,忍不住劝道。

何德英一直等钢筋数完了，才说了声“那可不行”，转身又蹲到地上数架料。突然，她身子前倾，把手电筒拉近，从一堆扣件里拿出一个轮扣放到一边，“这个是我们项目的。”

“我说何姐呀，按照合同扣除耗损，只要数量对得上就行了，何必管是谁的呢?”小王对何德英的较真有点受不了。

“快别说了，何姨唯一一次对我发火就为这事呢！”尊称师傅为“姨”的徒弟小戴，想起了刚来项目的时候，他清退材料只查数量不查来源，平时一脸和气的何姨当时就翻了脸，“我们自己的、租赁公司的、分包的每根材料都要分清楚，不要和稀泥，不是他们的一个都不能拉走。”从那以后，小戴不自觉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都要清理被工人放错归类位置的材料。

最后一车材料运走了，何德英和小戴向办公室走去。

今晚月亮很圆，月光倾泻，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，脚踩在冻硬的路面上，发出“嗄吱嘎吱”的声音。她不禁想起多年前第一次上夜班，同样是两人，那时候是师傅带着她，38年后的今天，却是她带着徒弟。

“好快啊，当年师傅还说我小姑娘家在工地上干不长，没想到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，38年仿佛就是弹指一挥间。”

从小就在工地长大的何德英,是个标准的建二代,父母、兄弟和自己在三公司干了一辈子，如今女儿也在中建系统，这三代人的建筑情结，已经融入她的骨血之中。“公司本来就是我们的家啊！小戴,你一定要记着,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好家。虽然我们做材料工作的,半夜接、退材料,很辛苦,绝不能因为图省事,工作就马虎,让大家受损失。”

“放心吧，何姨！”小戴边说边点头。

回到办公室，两人在平台录入数据，办好结算后，已经凌晨。关上电脑，何德英将桌面的资料清理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走吧，何姨，天亮您还要赶火车呢。”小戴在门口催促道。

“等一下！”已经走到门口的何德英忍不住又转过身，再次将办公室环视了一圈，仿佛要将这简陋的办公室深深镌刻在脑海里。

凌晨的项目部，很安静。

何德英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她把步子放慢，再放慢，似乎想把时间延长，再延长。走到院子正中旗杆旁，她停下脚步。旗帜在旗杆顶端猎猎飘扬，“中国建筑”几个字在月光映照下，无比清晰。

她仰头，深深地凝视……

■家庭相册

爷爷的光晕

□王晓 文/图

人生，说长则长，离去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似的；说短又短，一起说笑的，某一天或许永远无法再见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尘世的匆匆过客。

就像从没想过爷爷会和我永别一样。他在时，是一盏守候的灯；他去了，光晕映在我心上。

爷爷是乡村的先生，一手好字引人注目。每年新桃换旧符，是爷爷最忙的时候。家里成了红色的海洋，条柜、桌子、地上，到处都是写好晾墨的对联。爷爷戴着眼镜，悬握狼毫，略一沉吟，便笔走龙蛇。爷爷的肚里到底有多少学问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一屋子铺展开的对联，没有重复的。爷爷写字，我就趴在地上，找我认识的字。有时候忘情了，膝盖压皱红纸的边角竟不自觉。爷爷怕冒一声惊吓我，总是先轻轻咳嗽：“丫头，那是人家贴门上图吉兆的，别污糟了。”

我上小学时胖乎乎的，有几分讨喜，顾老师经常把我带回家玩。有一次玩迟了，一家人都挽留我，顾老师让顺道的人给我家里捎了口信，我就心安理得地住下了。

乡村的夜晚来得太快，也很无聊。吃过晚饭一会工夫,我和顾老师就躺在床上听蛙鸣了。毕竟

是生床,多少有些不习惯。侧身躺着,眼睛、耳朵都张着。有拍窗子的声音,有淡淡的光晕,接着听到爷爷说话:“丫头,睡了吗？”

我一骨碌坐起来：“爷爷，睡了。”看一眼身边的顾老师，才意识到不是在自己家，不觉呛了爷爷一句：“你来干什么啊?”

“我来看你睡着睡不着。睡不着，爷爷就带你回家。”爷爷在窗外柔柔地说。

“睡着了。你回去！快回去啊！”我跟顾老师说我不回去不碍事的。爷爷让我回家，我就对他使性子。

顾老师已经把我的衣服抱过来,一件件帮我穿,再送我出门。我像一条刚出水的花鲤，昂头翘尾,很不情愿地跟爷爷往回走。

爷爷手里提着马灯，灯台满是油污，灯罩也半黑半黄，光线很弱，只照得一两步远。另一只手，则拖着赖在后面的我。过小木桥时，我脚下故意使劲，桥面一上一下晃荡起来。爷爷没站稳，一个趔趄把马灯磕到了栏杆上，“啪”一声，委实吓坏了我：“爷爷，不要紧吧?”

“丫头，没事。罩子没破。”

我这才像一只温顺的绵羊，被爷爷紧紧地牵在掌心。

当白天的喧嚣沉寂下来，抖落一身的忙碌，这些往事不知从什么地方就流淌出来了。在那片模糊的光晕里，我分明看见爷爷清瘦的身架、苍白的寿眉和手背上那些褐色的斑点。耳边又响起熟悉的声音：“丫头，怎么嫁这么远呢，爷爷想你上炷香都难。”

编者按：2018年3月18日上午，著名作家李敖去世，享寿83岁。今日特刊发《嬉笑怒骂的通达彻悟——读〈李敖自传〉》一文，以兹纪念。

嬉笑怒骂的通达彻悟

——读《李敖自传》

□艾里香

当代文坛有这么一个人：他独坐书斋、独步文坛、独立抗争；他狂放不羁、锋芒毕露、风流多情；他博闻强识、皓首穷经、纵横捭阖；他以玩世来醒世，用骂世而救世，他用一支笔震撼海峡两岸，用一张嘴影响无数华人。他就是台湾著名作家李敖。去年年中，李敖自曝罹患脑瘤，生命只剩三年可活。可就在昨日，惊闻李敖逝世。

李敖曾在80岁时把自己的狂放人生付诸笔端，如今这本《李敖自传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2月第1版）首次推出简体字版，

李敖终其一生都在战天斗地，最终却也未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现在看来，这是李敖人生中最后的自传。他用幽默诙谐的笔调，记取了自己一生中的点滴片段，从中既能了解李敖80年人生岁月的主要经历，也能体会他在特立独行、桀骜不驯和爱憎分明之外的勤奋、仗义、深情和勇敢。

李敖是一个独特的人，有独特的经历，有独特的人格。书中每个章节短小精悍，内容嬉笑怒骂，堪称一部尽得文采风流的浮生杂忆，也是一部耄耋老人对人生、世事、情感、修为等平生履历的通达彻悟。

李敖出生于1935年，在北京读的小学，1949年随父赴台。曾被梁实秋拒绝，但被钱穆赏识，受胡适帮助，著作等身，才情兼备，著有3000万字80册的《李敖大全集》，自诩包揽“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”；他坐过牢、爱骂人、爱吹牛，是人人都怕的诉讼大王，也是“七十年代台湾第一美女”胡茵梦的前夫……就因为做人特立独行、行文嬉笑怒骂，李敖树敌无数，争议颇多，对手说他狂妄跋扈、有才无德；朋友觉得他侠肝义胆；前妻胡茵梦说他自囚、封闭洁癖、苛求、有绿帽恐惧；而他自己说“要想佩服谁，我就照镜子”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李敖的一生是“骂”的一生。他骂古人，骂今人，骂知识分子，也骂娱乐人物。尽管他的骂并非不讲道理，但臧否人物似乎是他的天性和乐趣。他直言自己“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你是王八蛋，可我有一个本领，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”。

回顾一生到处骂人，李敖说，曾有人指他不管对谁，都是个人跟团体斗争，怎斗得过？他想想也是，“我对碰过的人、团体没一个不骂，别人都佩服我，但不喜欢我。”至于这些年有没有骂错过人，他说：“几乎没有。我又天才又大胆。”这些插科打诨的背后，是他的人生智慧和独立思想。

李敖前后两次坐牢，所坐皆为“非其罪也”的冤狱。他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，但是也有五种好处，那就是“没有时间了；没有空间了；没有敌人了；没有朋友了；没有女人了”。虽然人生坎坷，80多岁的高龄依然狂放不羁，活力四射。他说自己这一生有三大优点，其一是人格伟大，其二是文章写得好，其三是自己是一个积极的、奋斗的、快乐的人。多年来，李敖保持着半夜三点就起来工作的习惯，早上六点钟再睡一下，用他的话说是“起居无常”。如此勤勉的写作态度也成就了他诸多的著作。

别人说李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他却说自己是屈原。但他不愿意抱石沉江，他要做战士。他说，做弱者，多不得好活；做强者，多不得好死；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做强者。他老了，也病了，病得甚至都开始跟上帝对话了。但他说：“我不羡慕别人的年轻，我只羡慕去年的我或上半年的我。”“我生平桀骜剽悍，绝不苟且偷生，并且一再冲决网罗。古人有大志者‘推倒一世豪杰’，但我认为他们说大话，真正做到此气魄的，乃是千山独行的李敖自己，千古一人而已。”这是李敖对自己个性和地位的评价。

李敖的离奇之举，更多是为了争取更大言论空间而选择的一种生存策略。他一生做战士，树敌无数，毁多于誉；一生风流倜傥，情深义重。他有着大中华的情怀，又有着满腹的经纶，却不得不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，在许多无聊的人和无聊的事上耗损大量的光阴，对于李敖来说也许是一种遗憾和无奈吧。所以说，他是一个传奇，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大书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